

花儿几度开

□郭菲霞

爷爷的花园藏在院子的东北角，那是一片被他悉心呵护的天地。花开时节，风送花香，一片芳霞。

面对美丽的花，我总是忍不住将其据为己有，便偷偷摘花做干花，可惜我压出的干花总是花瓣卷曲变色。一天，当我再次摘花时，爷爷忽然出现在我身后，吓得我一激灵，他略带笑意地说：“干花可不是你那么做的。”说罢，爷爷仔细修剪掉花瓣的瑕疵，将其铺展到一张卫生纸上，调整好每片花瓣的位置，又盖上一层卫生纸，最后才夹进厚词典里。接下来的三天还要日日更换卫生纸。终于，花朵在词典中蜕变，脉络清晰，颜色依然鲜艳，宛如时间凝固的瞬间。爷爷爱花，可始终关注着我的需求，并守护着我那一点点秘密的拥有与纯粹的快乐，将芳香与诗意点缀在我的成长中。

大学毕业后，求职路上的屡屡挫败让我心灰意冷。爷爷察觉到我的低落，邀我一起赏花。深秋时节，园中昔日繁花大多凋零，花枝间透出丝丝寒意。然而在这寂寥之中，几株菊花却傲然挺立，花瓣在秋风中微颤，却无半分萎靡。爷爷立于花旁，目光温和地望着我，轻轻说道：“你看，每种花

腊月里来唱大戏

□马俊

腊月里，母亲开始准备过年的各种美食。年的味道呼之欲出，可我隐隐觉得好像缺点儿什么。直到有一天放学，看到村里搭起了戏台，我才知道缺的是烘托气氛的年戏。别小看年戏的作用，只要戏台上锣鼓一响，就像是大年初一的鞭炮声一样，浓浓的年味儿一下就从四面八方涌了出来。

乡村戏台很简陋，木头、席子、篷布、绳子等七七八八的东西，经过搭台专业人士鼓捣一番，像模像样的戏台就搭起来了。刚搭起来的戏台没有缤纷的装饰，跟草棚差不多。不过在我眼里，戏台无异于华丽宫殿，因为上面将要上演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的故事，有时还会上演奇幻的神话传说。到那时，戏台上有场景，有人物，有故事，还有酸甜苦辣，有悲欢离合。小小的戏台容纳了各色人等，浓缩了人间百态，生动而精彩，便如璀璨的明珠一般大放异彩了。

我一边想象着去年看年戏的情景，一边飞快地往家跑去。到了院里便喊起来：“妈，咱村要唱大戏啦，戏台都搭好了！”母亲在屋子里应着：“早知道啦！”我听出她语气里有欣喜。我进了屋，发现邻居李婶和张婶也在，她们正在讨论唱戏的事。李婶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明儿你早早去戏台下占地方去，咱一起去看大戏！”我跳着脚说：“太好了，明天我们放假，能看一天戏呢！妈，你要给我买棉花糖和糖葫芦。”母亲嗔道：“人家看的是戏，你看戏是为了吃！”说实话，我喜欢看戏，更喜欢唱戏的气氛，觉得那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会。全村人聚在

针脚间的牵挂

□李娟

当我因求学而远赴他乡时，我必带那条母亲给我缝制的被子，似乎不管我离家多远，只要有它在我身边，我便感到无比安心和踏实。母亲的挂念，如同被子里的棉线，将我与她紧紧相连，让我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充满力量。

还记得初一那年冬天，我住校，母亲担心我在宿舍挨冻，便执意要给我亲手缝制被子。她把被里、被胆与被面分层在凉席上铺展开，为了确保每一层的平整度，她又沿着被子的四边挨个检查一番，把局部有点儿褶皱的地方再次轻轻铺展开。然后轻轻拍了拍被子的四角，确保每一层都严丝合缝，最后拿出针线盒，手指灵巧地在针线间穿梭，折腾了好久，一床针脚齐整的被子终于做好。看着它的精致，我无比感动，感受到的不仅是它的温暖和分量，更是母亲对我丝丝缕缕的牵挂。

这种牵挂绵长而深远，在我结婚时，母亲说再给我缝10条被子。考虑到她视力下降，我劝道：“市面上到处可以买到蚕丝被，不用缝制了。”母亲态度坚决地说：“那些都是

都有自己的花期，开花有早晚，各有各的美。”他的声音温暖而坚定，像一道光穿透了我内心的阴霾。我仰望那些菊花，它们在深秋中从容不迫，在静默中绽放出坚韧。后来，每当我遇到困难时，脑海中总会浮现那些傲然绽放的秋菊，爷爷那句“开花有早晚”亦成为我心中永不凋谢的希望之花。

爷爷常说，爱好滋养人，就如人养花，花也养人。发现我喜欢写作后，他总会主动询问我最近写了什么，还会要求我读给他听，甚至特意移植了一盆兰花放在我的书桌上。在他朴素的价值观里，兰花清雅高洁，与我的爱好相得益彰。那盆兰花，花瓣素雅，花茎修长，仿佛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智慧。只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在写作上都没什么成绩，爷爷觉察到我的沮丧，轻轻抚了抚兰花，缓缓开口道：“你看，花开得好不好，不是给人看的，而是给自己一个交代。”在爷爷的鼓励下，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，后来文章也逐渐发表。爷爷对我的默默关注，像兰花一样，悄然无声，却清雅长久，成为我成长道路上最温暖的力量。

如今爷爷已逝，他对我的关爱却连同记忆中的花香凝成美好，飘在我心上。

戏台底下，那种热闹场面想想都觉得心潮澎湃呢。

戏开场了，戏台下挤满了人。男女老少，高矮胖瘦，黑白美丑，人人都朝着戏台望去。我总在想，如果从戏台上看台下的观众，是不是也是一道风景呢？人们的表情各不相同：老年人多半在专注看戏，他们伸长脖子，眯起眼睛，有的因为专注嘴巴张着，很陶醉的样子；年轻人看戏就没那么专心了，他们好像把戏台下当成了约会地点，与心上人一起看戏，醉翁之意不在戏，而在于彼此亲亲密密地凑在一起；小孩子们则主要是为了玩，他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，戏台上有精彩场面才会吸引他们看一会儿。

戏台下有卖各种吃食的，瓜子、花生、棉花糖、糖葫芦，这些美味吸引着孩子们。大人们看戏时心情好，孩子想买吃的也乐得去买。戏台下，是欢乐的海洋；戏台上，是精彩的大戏。

演员的戏服色彩艳丽，再加上戏台的背景用了彩色装饰，整个戏台显得缤纷多彩。乡村戏台上，演员的表演不见得水平有多高，但他们都表演得很认真。对于有天赋的演员来说，乡村戏台是他们成长的摇篮。他们表演到精彩处，会引来观众的阵阵叫好声。有的演员一出场，大家的叫好声就不断，俨然如今的偶像明星。亭台楼阁，闺房花园，水袖漫舞，莲步轻移，一个个美丽的故事被缓缓叙述。唱念做打，生旦净末，一个个鲜明的角色被生动演绎。戏台上的故事，教给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分辨善与恶，是与非。

腊月里来唱大戏，多年前人们用这样的方式迎接新年。如今娱乐形式越来越多，乡村戏台已经很少见到了。但那精彩的乡间戏台，永远在记忆深处绮丽着，缤纷着。

机器做的，哪有我缝制的舒坦呢！”周末下午回家，刚到家门口，就见母亲坐在被子的一侧，一只手轻轻地扶在被子下，另一只手在被子上面欢快地飞舞，时不时用手抬一抬老花镜。夕阳投在母亲的脸上，刻满岁月痕迹的脸庞散发出淡淡的光芒，更显慈爱。我轻抚着她做好的被子，那一刻，我想，虽将远嫁，但她的爱如这被子般温暖，将始终伴我左右。

这份温暖如同和煦的阳光，也陪我度过了黯然岁月。坐月子期间，母亲抱着两条被子走进卧室，将床上的大被子叠起腾出空间，把那条米白色的被子铺在床上，又将淡粉色的被子铺在上面。她轻声叮嘱：“小孩皮肤嫩，这是我亲手缝制的，纯棉的，吸汗透气，米白色和淡粉色最适合小宝宝了。”我摸着如云朵般柔软的被子，想到母亲在缝制被子时，每一针每一线都带着她对我无尽的期盼与祝福。母亲的这份细心与关怀轻抚着我的心田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她对我的牵挂一直都在。

每次看着女儿身边的那床被子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为我缝制被子的情景。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，母亲一直把对我的牵挂埋藏在岁月的针脚里。

冬日酸菜香

□潘朝红

越冷的冬天越想念家乡的酸菜。

整个世界冰天雪地，酸菜缸里也结着一层不算厚也不算薄的冰层。我拿起水瓢，破开那层冰，用竹筷子捞出一碗琥珀色的酸菜。

此刻，母亲已经熬好了金黄黏稠的玉米糝子，热好了白喧喧的馍馍。炒菜的锅烧得通红，她把干辣椒切碎，又切了几片姜，几瓣蒜，热锅热油爆出佐料的刺激香味，把一碗酸菜倒进去，快速翻炒片刻。不多时，我们的早餐就端上了桌。

暂且闭门关住外面的清寒，一家人围坐在小桌前，嚼着馒头，就是辣味酸味香味互冲的小炒酸菜，喝着热乎乎、玉米香浓郁的糝子汤，暖胃又暖心。一顿饭吃完，暖意从脚底慢慢渗入到全身。再出门，我已经无惧院里的皑皑白雪和满世界的清寒了。

我乐颠颠地跑到村子东头小伙伴的家里，等着和她一起玩耍。她们家的餐桌上，也摆着一碗色泽金黄，亲切又温暖的酸菜。嗯，家乡味就是这个样子，冬天酸菜的味道。村子里，每家每户除了装水的大缸，都备着同样大的一口酸菜缸和一大缸陪着我们过冬的酸菜。

酸菜当然不仅仅限于清炒，酸菜炒肉，酸菜炖粉条，酸菜鸡蛋馅的饺子，酸菜焖米饭，酸菜煮面条……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酸菜搭配不到的。在我们那个小山村的每一年冬季，酸菜和年一样都是主角。

所以秋末冬初窝酸菜，也是山里人家很重要的一件大事，全家老少都会参与。从菜地里把一棵棵霜打过依然饱满瓷实的大白菜都收回来，再挑一个晴好的日子，父亲把闲置了大半年的酸菜缸和大石头挪出来，里里外外刷洗干净。我和母亲，弟弟搬出大盆子、桌子凳子，在院里摆开阵势。弟弟当搬运工，再把白菜叶子一片片掰下来。我负责清洗。母亲把我洗好的白菜一层层叠起来，切成宽度差不多的长条。父亲烧开一大锅水，把一盆盆切好的白菜倒进滚水里轻轻焯一下，再捞出沥干码在酸菜缸内。码上一满缸，再把焯白菜的热水浇进去，最上面用大石头压紧。剩下的工序就交给时间了。

时间有一双魔手。不出几天，母亲掀开酸菜缸上的木盖子，一缸碧绿的白菜就换上了酸菜的黄外衣，飘出阵阵酸酸的清香。漫漫冬天就从农家人的第一碗酸菜香里蔓延开了。

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想法，一个山野的人家也有各自的方法，腌制出成色、味道各异的独家酸菜。通常用的是大白菜，也有用筒子白、上海青、雪里蕻、芥菜做主料的。有整棵的，整片叶子的，也有像母亲一样直接切成条的。有腌无味的，只要它自然酸，也有用盐一层一层揉出来的。

我和母亲去村里串门，她和婶婶们的家常里总有酸菜的话题：“你那一缸窝得怎么样了？酸了吧。”“两天就酸了，今年酸得快，都吃上几回了。”“哦，我今年没用筒子白，用的是雪里蕻。”“我窝了几棵囫囵的，在缸底，想明年开春吃。”

隔壁乡的姨妈来我们家，提着两兜酸菜：“今年跟着她们学的新方法，放了辣椒、花椒和蒜在里面，腌出来的脆生生，你们尝尝。”母亲欢喜地接过姨妈手里的袋子，把她迎进屋里。

冬日悠悠，大雪萧萧，有酸菜的日子烟火漫卷。就这样，我们在每一年的酸菜香里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冬天。



本版邮箱:yzwbwszh@163.com